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簡編五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拿破崙本紀

(二)

洛加德著

林紓魏易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紀本崙破拿

(二)

著德加洛

譯易魏紆林

著名界世譯漢

第十四章

紀權立全權之都領 法蘭西革政 治和曲安司亂黨 立革命後第八年憲法

拿破崙就都領中稱首

巴黎上等社會，見改歷後之第十八日，及第十九日，即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十一月初十與十一日也之大變局，人咸焦悚，患一日無君統攝，將浸蹈恐怖時代之覆轍。若拿破崙一舉而驟，則亂事將不可收拾。然拿破崙之功既倖成矣，猶之攻戰，匪有不勝，而內政復部署井井，民生亦遂。然巴黎人民屢目變法，屢經廢亂，究無定憲，足以躋於承平，因之法國大半父老，私議以爲無論立憲專制，總以君得其人，始不致日瀕於危亂；而革命之思，事經久遠，亦不復措念。故拿破崙得以乘此時會，孤行其意，遂無捍格之人。

此兩議院，同時一解散後，每院中公立一董，與國家商略大政。拿破崙與西意亦欲國家大政，俾

之商定。此時法國度支窘極，故第一議遂及財政。前此都府漫無區畫，國家需財，卽派民間，拿破崙議立格之；於稅則中，特重其入，每百輸二十五，凡經費出入，先簿而後列榜，週示通國。第二議廢質子，此蓋都府枋國時之弊政也。先是王黨外適，豫質其子，脫圖不軌，則戮其侍子，以牽掣之。拿破崙新政，一廢此例，國中翕然稱美。至第三議革政，則絕有偉力。蓋拿破崙獨連之幹略，他政府所不願聞者，如悉屏諸教，獨尊基督，於是諸朝貴咸以爲非。而拿破崙力闢衆議，獨標卓識，以抑制之，且言曰：『吾非力違衆議而爲此也；蓋立國不立國教，無足以治人心，壹政體，臻於治安。』此議一出，有二萬教會中人，颺飛景附，咸以拿破崙爲歸。拿破崙改革政體，夷坦無沮者，蓋得力於甘拔守里司，其人爲老律師，精於律法之學者也。

先是有王黨外逸者，觸舟於礁，爲邏者所獲，將候質於政府，拿破崙既枋政，卽令釋之。有拉法約德者，及革命黨數人，前與都府相牾，謫戍，亦赦歸。並赦嘉納，用爲兵部尙書，主武備。嘉納素知兵，而法國武備，此時敗窳已極。至尺籍之數，政府咸不之悉，下逮武庫兵仗甲冑等事，既鮮稽核，遂多殘缺。迨嘉納既受事，參贊毗佐，兵制遂雄一時。

時曲安司方亂，拿破崙欲往平之。此舉拿破崙蓋憑其平日之威信，而曲安司部人，亦逆知革政之後，拿破崙據略，非前此執政之比，頗有虞心。拿破崙又盛張其威力，引而不發，一面遣人撫之，使者至，而卻鐵龍，但鐵商伯秀而乃忒，卽就撫。伯尼爾者，拉鳳豆教士之領袖也，亦聞風歸款，是人來降，較之三人殊有裨於國。其餘負固不服，或撫，或誅其渠率，亂黨悉平。

拿破崙之逐議員五百人也，此五百中，尙有雄渠魁長，意不平於拿破崙，尙踰伏都下，潛圖扇攪，政府力勸拿破崙悉取而戍之邊遠，且鐫其名姓，立爲黨人之碑。拿破崙意亦弗欲盡誅之，乃列榜通衢，隱趣之行，遂無一人見獲，已而事亦寢息。政體稍立，拿破崙欲圖永久鞏固之法，時兩議院旣遣散，而議員之首領尙在，日造總領府商善後機宜，更立憲法。西意素以政治家自命，率然具草，旣而逆探拿破崙之意，欲大綱獨攬，乃引短推長，潛圖退步。拿破崙絕有智數，凡政體有便於彼一人者，無不署諾，若微有抗革，立命去之。策議院再立，立法之權必歸之議院，乃偏重行政之權，以立法雖歸議院，行政必屬一人，於專制之權，仍無少減；則立法之院，將漸漸耗減其勢力，歸於無用。

西意者，哲學家也，議論多率易，誕誕不可行。其議立政也，先旨立一皇，皇端拱無爲，事權盡屬之

政府有大舉員者，日監皇所爲，皇有恠，輒可剋日進退之。次則悉國中行政之權，歸諸兩統領，一主承平之政，一主平亂之政，位次大舉員之下，而權實傾之。論者以爲此議一行，則傾軋之事，將日聞於朝廷。拿破崙見而哂之曰：『皇顏替如是，誰則願爲之者，名爲皇帝，毫無責任，直飼豕耳。且主承平之統領，所屬者，律家也，牧師也；平亂之統領，所屬者，漕轉屯積兵械騎步也。國家一有外虞，兩統領意偶不合，則彼此齟齬，事權轉無所一，何以集事。今立制之始，事事授以反對之勢，則國家浸無實際，猶影之附形而行耳，何可者？卽以吾言之，如大舉員者，吾終身之所不爲也。』

西意識，遂格不行。時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，榜憲法於國中，其第一條曰：每邑中子弟，勝冠者，與納稅之戶，綜十人，中立一人爲之長，名曰邑長。從邑長中抽擢一人爲邑令。第二條曰：邑中合諸長，復綜名之曰部長，十人中立一人曰部長，由部長中抽擢一人爲部官。第三條曰：合諸部長中，每十人中抽擢一人爲國長，從國長中遴選其有才略者，任之以官。第四條曰：國長既集，就中遴員充三院官，一曰守舊院，院員凡二十四輩，年以四十爲率，既充院官，永無遷轉，每官之祿，視第一統領二十分之一。第二曰裁判院，院員凡一百輩，年二十五歲以上爲率，年更動其五分之一，有見黜於院

中者，後此尙足更舉，而泄事每員之祿，歲一萬五千佛郎。第三曰：立法院，院員凡三百輩，年以三十歲爲率，年亦更動其五分之一，祿一萬佛郎。第五條曰：行政之權，屬三統領，統領階級有次，分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。凡第一第二之統領，十年一更；第三之統領，五年一更。第六條曰：立憲伊始，若日有更動，民聽將惑，今於裁判立法兩院，十年中且不黜陟變易。第七條曰：國家亂事初弭，人心思舊，而國長又未調集，守舊院不可缺員。今守舊院員，姑聽西意，丟古兩統領，權行派充，不更舉。西意丟古既不在統領之職，姑以甘拔守立司及來白倫代之，儻國人意嚮有屬，卽可以視爲公舉之人，裁判立法兩議員，亦歸之選派。第八條曰：立法院中，若有創議，必待統領示以意嚮，然後開議。裁判院員，宜與立法院員商定章程，歸於美備，無得投匭專決其可否。至立法院與裁判院，商略既訖，許其投匭，決其獻替，唯不能彼此攻訐，以啓爭端。迨公酌既定，歸之大統領，頒示國衆。第九條曰：波奈巴爲第一統領，甘拔守立司爲第二統領，來白倫爲第三統領。史氏曰：觀拿破崙所立之憲法，雖頗駭異，然卽斷之爲弊政，則雖狂人，亦無是冒昧也。蓋立憲伊始，精神或不周徧，而隨事更革，亦足臻於美善。但以見象觀之，國權實歸於拿破崙一人之掌握，且大統領之名號，亦拿破崙自爲之。卽以守舊院員而論，主者亦拿破崙私暱之人。

操其選政。至裁判立法二院，又復守舊院員所拔取者，名爲三院，根統實係一人。且立憲第三條曰：「惟國長始充院官。」然國長例應自舉，而自舉者，竟無權力足以補官，升轉仍由之守舊。院他如立法一院，本歸大統領發縱指示，裁判院復詳加詰駁，詰駁既無流弊，尙須大統領決行，事經撓轉，則立法院初若有權，實無權耳。大抵名爲代議政體，權實內操，憲法已全失其真際矣。然大統領恆謂百姓曰：「公民聽之！國之立憲，實衷之均平。舊制平等自由保產三義，政府實未嘗斯須忘此旨，悖此誼也。今日行憲之官，永永遵守國律，可以見之實事，黔首勿憂且立憲宗旨，既足衛爾生產，亦足張而民權，故予輩悉其智力，斥罷都府，大革政，卽爲爾民耳。」已用大布爲牘，令國人署諾，旣而四百萬人皆署，憲法遂定。此外腹誹者亦間有之，特無多耳。法人思亂之心漸靖，苟得平和之日，匪不聽之朝議。

新憲法旣立，國人最怪駭者，統領中獨無西意之名。識者知西意畏怖拿破崙，且夙知其將立斥民主政體，復歸專制，因退休也。霍卑忒者亦沈深有智數，密覽世局，知拿破崙難與共事，亦奉身退，乞得非色野中實封，並歲祿，遂徜徉林下，不與朝事，然尙掛名守舊院爲院長。

拿破崙旣柄大政，棄都府廳事弗居，入居丟勒柳王宮，語人曰：「丟勒柳之宮，據國都形勝，有亂

可以屯兵。」一千八百零二年二月十九日，大統領拿破崙移宮，大閱兵於加羅色而自是以來，拿破崙冠服悉用大統領儀制，然衣緋而黑其領緣，左右曰：「緋而黑緣，於法弗稱。」拿破崙曰：「軍行戎裝，悉如此。」余出兵間，服此無傷。時美國大統領華盛頓薨，凶問至，拿破崙出令，舉國徽章悉蒙以黑紗十日，爲華盛頓誌哀，宣言曰：「此人聖智，能以仁易暴，爲下民爭自立之權，吾宜爲服。」

秦婁蘭德者，拿破崙所心賞者也，命爲外務部大臣，兼顧問官。第二統領甘拔守立司雖在位，木然無所督攝，第主彰輝之權而已。第三統領來白倫亦不與大政，專司度支。拿破崙此時匪特綜握大政，行止僭用王儀。而王黨諸人，或在國，或流寓，咸欲拿破崙身綜大權，復回王政。方拿破崙革政後，他國公使之在朝者，遂以王黨哈特但迭、臬介見拿破崙。拿破崙引之密室中，語之曰：「公輩何言，宜傾筐倒篋以詔我！」二人曰：「公柄大政，當覓取天潢舊胄，復以大統，公果示我以真際者，將來吾輩黨人，悉惟公言是聽。」拿破崙曰：「更復故王，非大流血不可。今日宗旨，惟屏故事，立新制，吾惟輿論所歸，決其從違；若悖逆民志，與外人通好者，吾悉不用其人。」遂辯論至半句鐘之久，二人出而相語，知拿破崙不復王室矣。然王族諸人，恢復之心仍未餒者，則以立憲誓詞中，已刪去誓不更王之一言。

又魯意第十六死日，國衆用爲令節，新立憲後，亦罷之。當罷時，西意殊不謂然，微言曰：『幸哉暴君！』拿破崙曰：『魯意非能暴者；若果暴虐，則吾已淪爲製機之宗匠。君等亦平民耳，安能崛起至此？』王黨之人，以此尙謂拿破崙爲有心於王室。而有識者，則謂拿氏此言，不爲舊君，帝制欲自爲也。時有媚嫉拿氏者，建言以爲敵國外訌，公仍宜統兵，以討不庭，意遣之外出，就中可以圖事。拿破崙嚙指露齦，答曰：『吾身爲大統領，宜永鎮巴黎，不外蒞矣！』

拿破崙之不悉師外討，上策也。時屯方構，人懷虞心，統領一行，事變方且百出。然所收用之人，宗旨悉多相反。拿破崙蓋防其構合，一舉手，大局糜爛，卽以二三兩統領而論，亦一爲民黨，一爲王黨也。甘拔守里司，與來白倫見掣於拿破崙，居頗快快，脫授以內政，勢將盡反其所爲，立憲之根株剷矣。拿破崙之居丟勒柳宮，據形勝而握兵權，人人咸無敢反側。卽甘來二統領，亦各舉英拔之士，薦之拿破崙，然見薦之士，非與薦主宗旨合者，恒不得薦。乃旣見拿破崙，爲利祿威棱所懾，則大反其意趣，以屈就於拿破崙。卽他散官，亦各當其用，意氣日相傾軋，日相虞備。拿破崙染其觸觚，轉易刺其弊竇，雖行事不相關白，然各致其才幹，以取媚於拿破崙，用博富貴，因是轉收其益。一日有朝士言泰婁蘭德筭

外部政策反覆無常度，不可用。拿破崙曰：『泰婁蘭德之才，余審之至深，顧用人貴當其用，他何所恤。』又有言嘉納偏重民黨者，拿破崙曰：『余且不計其爲民黨與否，但其人忠於法國，足捍外侮，不令人夷滅法國者，得其人主兵，稱矣。汝胡言！』又有言富崙司警察，豪猾病民，不可任使，且黷貨無厭，宜黜。拿破崙曰：『其人姑且勿論，但以警察言，其人能吏也。法國多難，奸豪潛煽其虺毒於下，司刑憲者，初不之糾，致滋大亂，今得其人司警部，廢亂者，惡敢竊發。國家用才，安得全材，惟用不違其才可耳。今富崙才既可用，吾不妨徐俟其改悔，而卽於善；若驟加斥免，受代者果能盡稱其職耶？富崙雖叢過，尙名爲才，苟一易置其人，將並才亦不可得矣。』於是法國之有司，無論貪詐瑕穢之人，苟合時用，無不抽擢。

拿破崙出武階，驟膺大統，朝士及黔首，苟一萌鄙夷之思，隆位胡得終據。然拿破崙決策，行政，用人，無一不當，亦無一不服，殊異才也。恆語西意曰：『吾今日創立新時代耳，若已遠之政事，吾但采取其宜者，去其不宜者，可爾。』自統領立，法國遂煥然改觀，前此革黨之人，所議所行，均大悖於王黨。今日王黨參與柄政，宜當誅鋤，一自拿破崙立憲後，兩黨互安，匪特不敢仇復，亦悉心各自爲國，同臻於

理。且魯意第十六王頭，斫自黨人之手，及亂後，居民襲據天潢采地，人心岌岌。迨立憲政行，悉釋不問，人尤便之。以故拿破崙大綱獨攬，無人出而撓沮之者，因之悉舉法國前此革命根株，舉覆而盡之，不留餘孽於人心。卽貴賤凌踐之風亦熄。行政上之自由，改而爲社會中之自由，無論貴賤，均屬平等，均須納稅，不專剝削平民，而偏袒貴族。聽斷獄事，亦無論貴賤，付裁判院雜治之，以曲直爲勝負，下民頗無冤窮之憤。國中寒細之族，苟有幹略，悉聽爲官，不別流品。

拿破崙之居丟勒柳宮也，繆拉與拿破崙女兄弟加羅林者，夙有婚約，思欲成禮。繆拉時已以戰績躋高位矣，約瑟芬亦欲玉成其事。然拿破崙意殊弗屑，迨累乞以巽詞，始許，然猶言曰：『繆拉逆旅主人兒也，余竊尸隆位，安能以吾家骨肉與匹？』而約瑟芬再三導之，拿破崙因無言。約瑟芬私念自嫁波奈巴氏，羣從多違言，得取繆拉強力，用爲姻援，中宮之位，或能永固。然以約瑟芬智力論之，實足以羈勒拿破崙，而拿破崙所由與之不合者，以約瑟芬侈靡無倫，往往因之舉責也。

第十五章

紀大統領移書英王 英相格蘭微而報書 拿破崙出師逾聖卑納特山峽 取聖巴特 圍幾奴亞 孟德卑路之戰 更戰於馬侖哥 拿破崙旋師巴黎 戰呼亨林鄧 崙內微而之和議

吾書紀法國之內政，亦云夥矣。然內政之平，非平外患，則內政雖平，亦復難恃。近年法國兵氣孔揚，已悉變前此都府灰墨之色。時意大利北境，悉爲奧人剋復。且自沙伏進兵，將直搗法京，助王黨爲亂，而抵禦之法軍，又累經俄帥秀華魯所敗，銳氣全挫。惟萊茵河戍兵，爲數頗相抵，亦非精練之師。拿破崙前此遠征埃及，較今之兵制，已大不侔。蓋法國屢經更革，精銳之氣，爲之銷沮，緣是之故，拿破崙始因而得志。

奧國約縱之聯邦中，有一國已解縱。俄王保羅，以爲前此遣大將秀華魯助奧成功，而供張乃復菲窳，非禮也。今去縱約，且又深服拿破崙所爲，因之不更與縱。然英人深忌拿氏，猶力守前議。衆利孫雖以水師大捷，而堯克公竟以陸軍大敗於荷蘭，絮二事較之，可覘英政府意嚮所重。若政府偏重在陸者，在陸軍敗後，拿破崙遂得以大統領位號，宣國書與英言和議。故拿破崙與奧未宣戰之先，先以書覘英意向，乃與英王佐治第三書曰：「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法蘭西民主國自由平等百姓會長大統領波奈巴，奉書大白列顛及亞爾蘭大君主陛下：茲者，法國羣黎，戴余爲全境領袖，余欲悉吾所責，不能不以意嚮所在，陳之陛下。歐洲之亂，將及八稔，陛下將終聽其亂乎？抑獨無道足以挽救之耶？胡乃以天授吾兩國文明安謐有餘之力，竟坐聽滅其貿遷之利，平和之局，競虛枵之爭端，盲進冒攻，無一齒及承平之事，陛下聖明，必非弗審其弊者。陛下身領自由之國度，在計無不圖安而夷危；卽陛下亦當審余夙心，必欲平此亂階，俾民樂業。故余不泥尋常拘牽之俗，佈其誠款，告之陛下。余固知兩國構兵，爲力各自不乏，特余自念，必釋爭端，始足躋於文明耳。波奈巴頓首。」

是書詞意甚美，然拿破崙良未審英國成憲也。英之定法，君主例不能報與國書。外交內政，均責

任大臣統之於是丞相格蘭微而報書法國外部大臣泰婁蘭德曰：「寡君素不黷兵，匪特冀全國寧謐，且欲全歐同臻於平和。卽以見勢論，苟可措手，亦欲急成和局；顧無一罅隙，足以如寡君之願者。大國朝局數變，勢如亂絲，每一新政府立，必以國書見約。顧政策所出，言與事違，如瑞士、意大利、荷蘭、日耳曼、埃及、次第被兵，歲無寧晷，貴國顧言和耶？以敵邑策之，議和至易，惟去肇亂之萌孽，亂斯平矣。若徒憑一書之言，一使之遣，誰能信者。爲貴國計，惟有更擇天潢殘胄，擁立之，再行通好，各國無不如約。寡君雖列同盟，固不敢干君內政，然靜觀變局，猶諸前都府之所爲，無所差謬，如何！如何！」

格蘭微而之書一出，語至俠烈，上下議院，譁議其書。或云，是書出，禍事肇矣。或云，法爲亂國，不可不以正語懲之。彼此紛競，然是格蘭微而者，爲數頗夥。於是共商財政，而度支奇絀。且俄皇脫約而去，約從諸國，均非法敵，則又答報書之冒昧矣。時司丟阿忒方退居藩服，法人乃僞作司丟阿忒之書，與聖雅各王室言英國責言法人，宜以正統歸諸魯意氏，然聖雅各何爲久僭王位，在勢亦當歸舊君矣。拿破崙之約縱於人也，多非其夙心。彼以爲國人喜亂，非激以外侮，令其悉心嚮敵，則內亂必不靖。自身歷兵間，內變多而民氣挫，故必欲掀動歐羅巴，張其兵威，大勝於洛地里巫里、泰格略門土，迺

克擴張國力，自固寶位。此時忽得格蘭微而報書，意在宣戰，乃大喜，自摩其掌，語泰婁蘭德曰：『機會佳哉！』卽日出令，調集舊部，並募新兵三萬，練爲豫備兵。

此時法國邊兵，凡四大支：一支在北地者，白魯恩統之，專扼荷蘭，嚴防海口，以備英。然英自堯克公大敗以後，法政府頗裁撤屯戍。一支在但紐白河者，喬丹統之，自見敗於司督喀克，乃退屯萊茵河。一支在黑而微替亞者，馬西納統之，挫敗後，舉其大軍之半，退出瑞士矣。尋擊敗俄軍於日立支，遂又入屯瑞士。尙餘一支，參錯不復成軍，卽屯戍於意大利者也。幾奴亞大敗之後，殘兵雜屯阿本那因山，與幾奴亞高原之上，軍鋒已大挫，且多逃亡，入於伐而之間。蓋波河流域中，消息斷絕，又軍無見糧。而英國水師，嚴扼迫魯奉司及立苟利亞兩海灣，圍其軍屯，法國殘軍，營於亂石之間，艱難蓋萬狀矣。

大統領聞耗，先調馬西納，以軍援意大利境內殘兵，且傳諭撫慰其衆，軍中如聞天語，大悅。且軍心又悅服馬西納，一聞其至，在逃者悉歸。大統領又遣摩羅收合但紐白及黑而微替亞兩軍，并而爲一，號曰萊茵河軍。又悉豫備兵，出屯迭窮，在馬西納摩羅兩軍之間，以備調取策應。此舉蓋大統領設爲疑陣以欺人者，實則已同嘉納定策，爲冒險立奇，出人意表之事。

拿破崙之令摩羅總萊茵河軍也，未嘗有猜忌之意。蓋摩羅所統凡一十五萬人，皆精悍之卒，軍力軍威，幾埒拿破崙。然拿破崙意在將才，不以勢逼生其媚嫉。其調摩羅也，令以全軍抵厄而姆，時奧大將可累，方以大軍至，拿破崙令直趣厄而姆，勿計可累兵之躡襲其後。又詔之曰：『將軍可精簡一萬五千衆，踰聖哥撒特山道，入意大利，勿論如何，必隔絕可累之軍，勿令險度屈魯而山，與意大利通消息。』摩羅用兵，素以詳慎聞於時，既受國家重任，兵謀益審，遂以四月之杪，渡萊茵河，至六月十五日，全軍屯奧格司堡，一則護送此一萬五千衆入山，一則便於策應意大利境內之法軍。迨及拿破崙自出奇兵獲勝後，二議遂罷。

大統領時自欲以奇兵歷險地，其在迭窮一軍，特愚敵者也。此軍中名將無數，悉在其內，日夜料理兵仗彈藥，佯爲諸路策應，實則此兵屯中，爲數不多。於是敵中傳說，此地卽爲拿破崙前此征意大利之中軍，將來此軍必移屯幾奴亞，歸馬西納節制。奧軍聞此消息，匪特弗以爲備，且譏其遲頓不及事。時拿破崙窮三閱月之力，募軍於國中，既成軍，析爲無數小隊而出，彼此不相關白，悉集於瑞士。拿破崙復密飭大將卑昔，率驍將間行，先及瑞士，令密探愛而迫司山路，及他警要之事，而意之所屬，並